

典藏版

手中的砂砾越是抓紧，就越只能任由往日的一切从收拢的手指间悄无声息地流走。

听雪楼

指间砂

ZHIJIANSHA

沧月 著

CangYue

十年踪迹十年心

沧月出道十周年典藏纪念版

这是一座
悲欢离合
聚集的楼
是传奇
和神话的巅峰

如听指间砂般抓不住的，
是爱情、时间还是生命……

沧月心血逐字修订版 听雪江湖盛装回归

磨铁图书 重磅作品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014006330

1247.59

188

听雪楼

指间砂

ZHIJIANSHA

沧月著

CangYue



北航

C1692795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[24].59
18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指间砂 / 沧月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3.9

ISBN 978-7-5387-4363-0

I. ①指… II. ①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5521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吴运兴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指间砂

沧月 著

出版发行/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/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/130011

总编办/0431-86012927 发行部/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/010-63108163

网址/www.shidaicn.com

印刷/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/710毫米×1000毫米 1/32 字数/210千字 印张/7.25

版次/2013年10月第1版 印次/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/29.80元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—82069336



北航

C1692795

第二章 荒原雪 一〇三

渔村 一〇四

联袂 一一五

往事 一三二

绝情 一四九

同生共死 一六九

人中龙凤 一八八

暂相逢 二〇五

长别离 二一六

目次

第一章 指间砂

序		八
黄泉		一〇
紫陌		二九
红尘		四九
碧落		六八
跋		一〇〇



手中的砂砾越是抓紧，

就越只能任由往日的一切从收拢的手指间悄无声息地流走。

014006330

1247.59

188

听雪楼

指间砂

ZHIJIANSHA

沧月著

CangYue



北航

C1692795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[24].59
188

第二章 荒原雪 一〇三

渔村 一〇四

联袂 一一五

往事 一三二

绝情 一四九

同生共死 一六九

人中龙凤 一八八

暂相逢 二〇五

长别离 二一六

目次

第一章 指间砂

序		八
黄泉		一〇
紫陌		二九
红尘		四九
碧落		六八
跋		一〇〇

听雪楼系列之



指间砂



序

白楼的正厅里，斜阳的影子透过镂花窗投进房间，一片昏黄的斑驳。

这个天下武林的权力中枢，平日里曾有过多少指点江山、激荡风云的气势。然而今日，在这温暖而虚无的斜阳里，却居然充满了一种茫然而凄烈的意味，渐渐如润湿般，无声无息地一点点渗透弥漫开来，侵蚀了所有人的心。

寂静。沙漏上的沙子悄悄地流泻。

数十个白衣人静静侍立在殿内，一殿衣冠似雪。那，都是听雪楼分布于天下各处的坛主以上的精英，每一个人都是只手可翻覆一方的豪杰。然而此刻，那些江湖高手云集在一起，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，连呼吸都用内力逼缓，仿佛怕惊动了什么似的，只是一齐默默地看着大厅的尽头。

在燃烧着长明灯、供奉着鲜花的尽头，停着一对白石的灵柩。

青色的刀和绯色的剑，交错叠放着，置于灵前。

“各位，还有半个时辰。”蓦然，为首的南楚抬头轻轻地宣告，打破了此刻的宁静。在灵柩的四个角落，听雪楼四位护法如同渊渟岳峙般侍立一侧，沉默地守护着他们这一生里所效忠之人。

那，已经是最后的一程。

侧头静默地凝望着沙漏，四人中，西北角上那个黄衫男子的眼睛里泛起了淡淡的雾气，默不作声地伸过手轻轻从快要滴尽的沙漏中握起了

一把沙，收拢手指，看着沙子从指间如同水一样细细密密地流走。

那是人的手所不能抓住的东西……

楼主……连你那双曾翻云覆雨的手也无法抓住的东西，又是什么？是生命？是爱情？还是时间？一生征战、令天下武林为之臣服的你，到了最后，却只是和那个人一起沉睡在北邙坡那片碧草之下。

那么，曾经对你发誓效忠的四护法……我们，又该何去何从？

他的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，痉挛着收紧，仿佛想拼命抓住一点什么，然而他越是抓紧，往日的一切就如同沙粒般，从收拢的手指间悄无声息地流走。凝视着空空如也的手心，蓦然，他的泪水无声无息地滴落在沙中。

那是他归入听雪楼门下五年来的第一次落泪，幸亏，并没有人注意到。落入沙中的泪水转瞬被吸去，只留下淡淡的痕迹。

“黄泉，该起灵了。”身后有同伴的声音，黄衫男子闻声回头，看着另外三个人。

碧落，黄泉，紫陌，红尘。

听雪楼仅次于三领主的四位护法。

是怎样的一场因缘际会，让他们四个人在这里相遇？又是怎样一个人，令他们四个人为之俯首称臣？如今，一起站在终点的他们回首望去，却有暮云遮远眼，不见来时路的茫然。

如同那一对白石的灵柩里，埋葬的是他们自己的往日。

黄

泉

作为一个乡下佃农的儿子，他习武的念头，起自于那一日的黄昏。

那一天，年幼的他跟着父亲从集市上回来，手里拿着鸡蛋换来的小人面儿，雀跃地拉着父亲的衣襟，蹦蹦跳跳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在走到村口那道大斜坡前，跟在父亲身后的他无意间抬头看了看天际。残阳如血，映照着天地。天地之间虽然没有风，但奇怪的是大朵大朵的云却在天际不停翻滚着，变幻出各种奇怪的形状，在云层背后，落日将血一般凄烈的颜色泼向整个大地。

孩子仿佛预感到了什么，禁不住打了个哆嗦，拉紧了父亲的后襟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父子两个人都听到了坡上扑面而来的喧嚣和叫骂。

“起来！给老子跑啊！他妈的，真是不中用的东西！”斜坡下停着一辆马车，拉车的那匹弩马似乎已经用尽了力气，鼻翼翕张，口中喷着白沫，跪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息。而那驾小小的车上，竟然密密麻麻地坐了七八个人，都是喷着酒气、醉醺醺的少年。

他认得，为首的正是村里田举人家的三少爷——也是他们家的少东家。

“跑？你家的这老家伙，大概有十年没跑过了吧？”马车上那群恶少打着酒隔，一起哄笑了起来，一边看着那匹筋疲力尽的马，一边仰脖子喝下带来的酒，“老成这样，还不如一头母猪呢！”

被同伴嘲笑，田三少脸面有点挂不住了，一边嘟囔着父亲居然套了这样的弩马给他们，一边借着酒气爬上了车，挥起鞭子雨点般抽在老马

羸弱的脊梁上，不甘地大骂：“跑啊！跑啊！老畜生……来，兄弟们，大家都拿鞭子来，一起把它给我抽起来！”

车上的少年们都哧哧地笑着，围上来一人一脚地踢着那匹老马。然而那匹老马似乎已经是筋疲力尽，任凭那群恶少怎么踢打都没有力气站起来了，只是伏在地上发出微弱的哀叫。

一时间，坡口热闹起来，连村口来往的几个村民都站住了脚，在一边看热闹，跟着哄笑。怎么可能呢？一匹那样的老马，居然要拉着一群人上一个大斜坡？

那匹马又矮又瘦，黄毛黑鬃，骨瘦如柴。但被雨点般落在脊背上的鞭子一打，仿佛感到了某种恐惧，终于踉跄着站起，又没命地拉起车来。但是它不但不能跑，甚至连步子也迈不开，只是缓步往坡上走了几步，呼哧着，又踉跄着被沉重的车拉回来，后腿一崴，蹲到了地上。

车子一震，侧翻，车上几个少年被甩了下来，洒泼了一地。

围观的众人笑声更响了，田三少加倍地恼火，跳下车来，鞭子甩得噼啪响，跑到了弩马前面，照准了马头和鼻面就是一顿猛抽。

“不中用的老东西！抽死你！”吐着酒气的人喃喃怒骂，下手根本没有轻重。马的额头上顿时出现了几道青肿，眼睛上挨了一记，顿时充满了血丝。然而筋疲力尽的老马没有力气，也不敢反抗，腿抽搐了几下，还是匍匐在地上，喘着粗气。

“爹，爹！是老黑，是老黑啊！”孩子蓦然认出了那一匹老马，对父亲喊了起来，用力抓住了父亲衣襟扯着，“他们……他们在打老黑啊！那群混蛋！”

他小小的声音淹没在周围人的起哄与大笑声中，根本没人听见。然而父亲还是惧怕地看着雇主家的三少爷，一把捂住了儿子的嘴，急急道：“咱们走吧，乖儿子！这是他家的马，我们管不了啊……咱们走吧，别看啦！”

孩子的嘴被捂住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拼命挣扎。

这一对佃农父子刚离开人群，那一边蓦然发出了一声长嘶——原来是那头弩马终于受不了不住的抽打，开始挣扎和反抗，无力地踢起人

来。虽然它的蹄子已经软弱无力，但是一时来不及避开的田三少还是挨了一下，不由得越发暴怒起来。

“妈的！居然敢踢人？打死它！”酒气上涌，为了在众人面前挽回面子，田举人家的三少爷气势汹汹地丢下了鞭子，叫嚣着从车子底下拖出一条辕木，“既然这老东西一点用都没了，就揍死它！来，大家都帮我揍！”

当第一棍落在马头上的时候，周围哄笑着的人群蓦然安静了下来，围观的村民们毕竟都是田舍出身，对日常耕作的牲畜有着天生的感情，一时间都有点呆呆的，看着一行血从老马的耳后流下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打得好！有魄力！”然而车上的恶少们却大声叫起好来，于是一呆之后，那些围观者也有些应景似的跟着叫了起来。

听到喝彩声，田三少越发起劲，抡起辕木接二连三地用力打在马头上。那匹老马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站起来，挣扎着甩了甩头，然而很快又被打得跪了下去。

一场残忍的杀戮当众进行着，周围的农人沉默着，不敢说一句话。血色残阳里，只听到垂死的老马喷着响鼻，鼻子里喷出来的，全部都是血色的沫子。

“真是无聊。”路过村口的另一辆马车被围观的人堵住了，在垂着竹帘的车厢里，一个女声蓦然说了一句，“这群野蛮的乡下人。杀一只老畜生难道这么有趣吗？”

“小姐，要不我们绕一下路吧？”身边的侍女道，“天色太晚，要赶不上了。”

车内的女子微微颌首，将帘子放了下来。

“住手！你……你要把它打死了啊！你这个……”在马的惨嘶和人的哄笑中间，猛然响起了一个小孩子的声音，由于父亲及时地捂住了他的嘴，后面半句话才硬生生地被止住了。田三少却似乎听到了，醉醺醺地回过头，逡巡地看了一眼围观者，似乎也懒得费那么大力气去寻找说话的人，只是用木棍点着人群，叫嚣：“这是我的马！我的马！我愿意揍它！谁要是再啰唆，我连你们一起揍！你们这群杀不尽